



1.



2.



3.



4.

『乐者，敦和。』『大音，煌盛。』展览用现代的方式展现一千多年石窟壁画中出现的绚烂的伎乐图像。当这些壁画逐渐消退，留存在我们文化基因里的『乐』的精神，却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

伎乐回响，舞动敦煌

【文】周琳琳 图 展览图册《乐者敦和·大音煌盛——千年莫高的伎乐回响》

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樊锦诗曾说过，即便是竭尽全力地保护敦煌壁画，但当我们把现在的壁画照片跟20年前的放在一起比较时，会发现它仍然在迅速退化。我们心中神圣而美好的敦煌壁画艺术，像世界上大多数人类文明遗迹一样，终将走向消亡。当下，我们无比幸运，生活在一个还能够看到敦煌壁画的时代；但同时我们又无比伤感，因为无法阻止它的衰亡。这便是时代给予我们的难题和使命：如何“保护”敦煌壁画艺术，如何把这部历时千年的图像史，这部时代更迭、文化流动的文明史传给后辈。

无数人在为之努力奋斗，今天，在上海，徐汇艺术馆也加入其中。沉寂千年的敦煌舞伎“胖端倪”受其邀请，从壁画中穿越而来，焕发新生。于2018年6月8日在徐汇艺术馆开幕的《乐者敦和大音煌盛——敦煌壁画乐舞专题展》，便是将当今的技术手段与千百年前的艺术审美进行碰撞，观众将看到那些经历时间之手的静态图像奇妙地动起来，幻化出精妙无双的乐音和舞蹈。

老专家是敦煌文化的“发烧友”

置身于洞窟内，你发现光线幽暗，无法看清壁画。你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电筒，照向前方，看见壁画上有一只活灵活现的妙音鸟。接下来的一幕，让你大跌眼镜：妙音鸟居然真的“活”过来了，它飞向了左边！绕场一周，唤醒了壁画上的主佛和乐师，同时，洞窟内渐渐亮起，一阵意蕴独具的乐曲声传来，萦绕在你的四周，壁画中央的乐队开始配合演出……

“这是徐汇艺术馆一楼的多媒体全息洞窟的开幕部分。我们通过妙音鸟的串联，给平面的壁画赋予立体感和动感。”担任此次展览新媒体艺术总监的左焕琨，充分发挥出了以往自己舞台美术设计的造诣和经验。在这个新媒体短片中，他设置了情景中情绪线的展开以及前后呼应的戏剧表现手法，打破了一般展览使用照片和图文板的静态展示方式，给予观众形象化的联想和沉浸式的体验。

已经74岁的左焕琨，自称是敦煌文化“发烧友”。“我非常主动，非常愿意为这个文化项目付出。”投影幕的灰色幕布是他自己亲自买回来，再请工人加工的，“果然效果还不错，可以让幕布与洞窟的氛围融为一体。”他亲自参加创作分镜头剧本。他认为艺术形象的表现和先进的技术手段二者完美的结合，才能创作出好的多媒体作品。在这次多媒体全息洞窟设计过程中，他强调的方案都是从“以后可以搬迁和再使用”的角度出发。“拼装框架，绷上投影幕，装上投影机，这部影片就可以演起来了。我们可以通过巡展的方式，让这样优质的传统文化内容，给更多的观众分享！”

来之不易的视听盛宴

全息影院的洞窟场景，复刻的是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。壁画中央的腰鼓舞伎，因其是壁画里最胖的舞伎形象，于是得名“胖端倪”。作为本次展览的主角人物，她带来一支名副其实的“唐朝乐队”，穿越而来为观众进行表演。

“乐舞展览，耳朵一定是走在前面的，合适的音乐能够迅速带领观众进入敦煌壁画的氛围中去。”带着这样的想法，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唐丽青找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强斌音乐工作室，商议从榆林窟第25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乐器着手进行创作。在陈强斌教授的整体策划和青年作曲家欧阳鑫勃的出色发挥下，终于创作出契合场景、气势恢宏的音乐旋律。

接下来为了让胖端倪能够精彩舞动，展现出敦煌乐舞最为辉煌的状态，策划团队颇费了一番功夫。他们发现不能简单地让动画师设计动作，因为他并不懂得舞蹈；也不能请现代舞的编舞者，因为其动作与汉唐舞之间相距甚远。最后，左焕琨请来了上海歌剧院舞剧团的导演孙鹏来编舞，并邀请出色的汉唐舞蹈演员陈曼玥共同来完成壁画舞蹈的现代“仿刻”：舞者除了关节处被绑了三十几个感应球以捕捉动作，还要做出较胖的造型，以符合壁画中舞伎的身材。

在编舞前，团队和编舞导演一起研究、琢磨了很长时间，比如反复观摩敦煌专家制作的《丝路花雨》。影片中，舞者的身体姿态不像西方舞蹈那样直挺挺的，而是具有曲线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“三道弯”，腰部臀部不能处于一条直线。这一点也被充分吸纳进了此次编舞中。

尽管如此，编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。许多敦煌壁画里所描绘的舞蹈动作已无法被今人做到。策展人，徐汇艺术馆的唐丽青介绍到，胡旋舞最显著的特点是左旋右转，急速如风。在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中，每个胡旋舞者都是站在一块很小的圆形舞毯上旋转腾踏，长巾飞扬，着地的一脚完全靠后跟着力。要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编出如此高难度的舞蹈动作，令编舞老师大为犯难。一两分钟的成片，却花费几个小时来进行真人舞蹈动作捕捉，加上前期磨合以及后期剪辑的大量时间，整个团队为这个影片付出了无数心血。

另一项更为繁复的技术工作，就是人物形象的处理。原本壁画上的形象都是平面的，直接采用的话，人物也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移动，而且无法转身。但在胡旋舞中，旋转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所以工作人员复原了所有的人物形象，塑造立体模型。但为了追求壁画中线描的艺术手法和历史的沧桑感，让观众产生“会动的壁画”的观感体验，团队要求工作人员再把三维模型渲染成二维图像。“制作团队都快被我们逼疯了，说怎么会有这种要求。”唐丽青轻松的语调背后，却透着团队的千辛万苦。🔴